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二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二

或曰道生天地之說從古聖人未嘗有是言惟太極生兩儀一言乃孔子爲畫卦言之吾子剖析詳矣愚謂天地之間惟道與氣而已苟非道先氣生即氣先道生不則道與氣並生而無先後其說可得而聞歟

余曰天地之間道與氣而已道本無體而若有體者以氣爲體而其體不可遺此無以有爲體之理也氣本有體而若無體者以道爲體而其體成其有此有

以無爲體之理也故道行乎陽而爲陽之體道行陰而爲陰之體道行乎人物而爲人物之體道行乎鬼神而爲鬼神之體苟陰陽人鬼而無道以爲體則無（不知此分析遂爲二氏[illegible]）陰無陽無人無鬼矣苟道無陰陽人鬼以爲體則亦（[illegible]所[illegible]）無所爲道矣故止從陰陽人鬼消息隱見卽以爲道在是者此不知道在陰陽人鬼之外者也含陰陽人鬼消息隱見別以爲道在是者此不知道在陰陽人鬼之內者也葢氣之爲氣一天地間生生不已之氣而道之爲道一天地間生生不巳之道也氣言生生

者陰陽迭運之謂也道言生生者天地大德之謂也天下無無體之用非道以生生不已之體何以行乎氣之生生不已而用之天下亦無無用之體非氣以生生不已之用何以盡其道之生生不已而體之故道之與氣可以體用言又不得不以互爲體用分言之也此所爲合有無而爲一體合有無而爲一用者也然莫貴于道而莫賤于氣莫純乎道而莫雜乎氣莫靈于道而莫須乎氣又理與氣之分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有物而先生

其爲物也必有所自生而其所自生是生于有乎生于無乎自不得不以無爲所自生然則道本無也而道之無又爲無之所生是無又生無矣佛氏出陰陽二氣止求其所爲道之無而存之猶老氏舍極之有而求生有之極于無亦徒以道之入陰陽爲有不入陰陽爲無故又言無無夫無之爲無以其無所生而爲無也而今言有所生推其無之所在不過歸于太虛不知太虛本無而能爲道之生太虛不無矣非又有言道過于老氏之說者不足以知之也噫此佛氏

以老氏之無猶爲生有之無不得謂之無我之無必有生而反于無生之無始得謂之無然亦止能言我以無生爲無不能并生無之無而無之其與老氏言無亦復何殊自不得不反而言吾之有尤眞于老氏之有而言眞有言眞有直與眞無相反矣又不得不反而言吾之無尤眞于老氏之無而言眞無此二氏言理言氣言有無之大旨雖若有不同然究不能舍生無之道而言有言無者也今吾即所謂有生于無者猶之自必以太虛至無之中于時無一息之氣惟

此道先從是生而後可者也夫以太虛至無之中能無端而生此混成之物謂之道豈太虛至無之中獨不能無端而生此絪緼之息謂之氣以其道主乎氣以其氣行乎道相與生生而不已乃以氣與道一生

道生氣氣生道並論始明

生不已之太虛必言生是道而始有是道又必言生是氣而始有是氣是太虛爲道之母此道生于無以太虛爲無道爲有之說所由來也是道又爲氣之母此太極一陰陽理卽氣氣卽理之說所由來也然則老氏之以太虛爲生無佛氏之以太虛爲存無皆以

太虛之虛界言無耳何嘗以太虛之實理言無者哉故其所爲無之道亦自以爲無之道而非吾聖人之道也吾聖人所有太虛之道與氣乃道自道氣自氣而生生不已必無是生氣之道而有之必無是生道之無而有之者也紫陽不得已爲解之曰道之能動能靜而生氣是所乘之機乃理搭于氣而行者也嗟乎無論太虛至無中未有二氣之先于何乘之搭之然非有是氣而乘之搭之又烏能不乘不搭而生之其不得以道生天地之說遂謂明理見道之說必然

者矣蓋天下之能生者氣而已天下之能生生不已者陰陽二氣而已不可以形而上者言也其與形上之道何根何本而氣從此出乎使道而能生陰生陽則不獨生天生地而已凡有陰有陽與天地同類不同類之物皆道之所能生何必待有陰陽而後不以生生之氣歸道而止以生生之氣歸天地哉故人必從有天地後而求未有天地之先為必有是理乃生是氣以為然卽有人從有天地後而求未有天地之先為必有是氣乃生是理亦未為不然也此聖人之

所以不言也。必有是理乃有是氣者。亦儒者言理之大凡。而未可以爲定論。故聖人從理而言則以太極先天地言之。從氣而言則以一陰一陽先道而言之。亦以理自理氣自氣。理入乎氣而不離乎氣。氣通乎理。而不離乎理。雖大聖賢人亦不過知所貴而貴之。知所賤而賤之。以理主乎氣。不以氣主乎理而已矣。彼悠悠不肖之流。不知理在氣中一似止知食色爲性者。然以氣爲理者。有之。此日用不知之人也。小智穿鑿之徒。徒知理在氣外。一似心可無心。性可無性者

然含氣求理者有之此索隱行怪之教也皆不足與言有無不足與言理氣者也蓋天地萬物之理凡氣之所不存道之所不存者也人之生也智足以經天地力足以敵萬人陽之氣也一息之氣不屬焉雖升（陞屋言之不經以實驗也無非至理）屋而號設衣而復靈之眙眙委而去之矣人之死也或降神于莘或射王于鎬其隱見不測如是陰之氣也雕檀而像之鑄金而摹之不能恐以自神者氣之所不存道之所不存也以言乎生雖蠕動之物莫不有飲食男女趨生避死之道非所爲小莫能破者耶

以言乎死如金之假于火火之死于灰石之朽于土木之腐于水雖有搏挽天地雕刻萬物之鬼神不能入之矣氣之所不存道之所不存也推之災祥之理變怪之象見于天者必于日月星辰風雲之類以徵之見于地者必于山川草木鳥獸之類以徵之見于人者必于人生獸體獸生人體之類以徵之苟非氣之所存即非道之所存其理一而已矣而此推之太虛無窮無極中無在非氣所存非道所存以爲必有虛無寂滅無氣無道之天而存之亦其說之流遁不

至此而不能已者耳故其道不再傳而宗門之徒即以付囑說秘至死不說為教豈得已哉

二氏于理氣二字原自茫然老氏認氣為道佛氏離氣為道只在氣上做工夫故只做得生死二字究之生不能長生死不能無生以其不知道也惟將二氏不知理氣而言理氣說得明始知聖人言理言氣為至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三

或曰吾子合理氣而論天自天以上地以下莫不以此理此氣而有之此亦言道之至者矣乃吾儒亦有氣之所無虛之所極有無可名言之說其于太虛理氣之旨似猶有未得其要歸者何耶余曰古聖人之言氣也至于天而止矣無所爲太虛之言也以天之氣與天之道言之自必以天之道爲虛天之氣非虛以天之氣與地之氣言之自必以地氣有質而爲實天氣無質而爲虛故由氣之虛以推道之虛自天以

上皆謂之虛即推至無窮無極之上亦皆謂之虛聖人以一天盡之又何太虛之名之有哉太虛之名由老氏而有也老氏以太極爲有以無極爲無以無無極爲尤無則安得以有極之天爲天以無極之天亦爲天以無無極之天亦爲天乎其不得不以天之上之天爲太虛也有必然者矣今欲與言天之上無窮無極之天爲一天舍彼所爲太虛而不言是吾言天彼言太虛吾自言吾無窮無極之天彼自言彼無窮

此論辯之難非理至不能折

無極之太虛言猶不言也莫若即彼言太虛者亦與

言太虛吾言彼無窮無極之太虛吾登與彼行遊乎天之上乘彼道家所爲剛風者旋折層次而入乎九重以求所爲無窮無極之太虛乎吾與彼亦仍本吾聖人之一天以盡無窮無極所爲太虛之天而已矣所謂本聖人之一天又登徒仰而指吾天所爲無窮無極相與推測度量而言之哉吾亦取其至小而易見至近而易知者與言之而已矣所爲至小至近者何吾言人而天見矣所爲易見而易知者何吾言氣而理見矣今夫人之一身惟體質爲至重其吹氣而

出不能浮鴻毛以吾不能浮鴻毛之氣舉吾至重之體質趨走動作無不如吾意之所之雖其氣為之亦習而不察者矣及乎氣乖疾作雖有烏獲之強不能勝女子之任而舉之者非其氣之有所抑而不能自奮耶然其為氣也又豈獨吾一身之氣舉吾之一身如鳥飛獸挻不疾而速如是也亦以吾一身呼吸出入之氣乘天地之氣而呼吸出入之是以能如是耳

論氣之精妙一至于此

苟吾一身之氣與天地之氣一息不屬則其身與木石同傾仆而不可如何矣人亦有言人行氣中如魚

遊水中魚以水爲氣而相忘于水人以天爲氣而相忘于天人不知其爲天之氣而止知其爲巳之氣至魚脫于水而不能遊始知其遊之力乃水之力遊之也人絕于氣而不能行始知其行之氣乃天之氣行之也由是觀之一人之身其小如此猶必乘天地之氣以運行充合天地之氣日運行于太虛中使其爲太虛非一而如天地廣生大生之氣與萬物呼吸出入運萬物如運諸掌而無所難太虛雖無窮無極乎其能與天地同其轉旋運天地亦如運諸掌而無所難

以出乎天地之外而入乎天地之中吾知必有所不足矣莊生言水之積不厚負大舟也無力以喻鵬之摶扶搖而上非風斯在下雖欲背負蒼天而南徙豈可得哉然而老氏之言太虛亦止言天之上耳至地以下之太虛則未嘗言也不知天體本圓自天以上地以下莫非天所包舉之氣爲之即莫非太虛所包舉之氣爲之也天之氣上浮者也上浮而至于太虛惟有氣以相屬則不窒不虛而上浮之氣不散苟無（至奇至妙之言至平至實之理）氣而皆虛焉則上浮之氣散矣散則歸于寂滅可慹

足而後何必億萬年哉地之氣下降者也下降而至于太虛惟有氣以相屬則不空不虛而下降之氣與形不墜苟無氣而空虛焉則下降之氣墜矣墜則歸于寂滅可翹足而俟又何必億萬年哉此太虛與天地氣相屬而道貫乎中吾所爲天地卽太虛太虛卽天地以太虛乃有氣之太虛非空無之太虛太虛乃有道之太虛非寂滅之太虛又安得有有成有敗之說乎哉今釋氏以天地有成有敗水火風災一切除去更立生人吾不知天地萬物消除殆盡將安歸乎

亦不過歸于太虛而已是此太虛乃天地萬物死亡歸宿之太虛乃真虛真無真寂真滅之空界矣吾不知此時之太虛自必與天地消除殆盡無所復存尚有何氣何道更立天地更生萬物而復有此無窮無極之法象乎此老氏之不言天地敗劫以其道能生天地於其先又何有生天地于其後惟佛氏以天地與人有形有氣同歸敗劫而後吾無生之道超乎形氣而爲貴然則天地萬物消除殆盡之後佛氏所求闡人至此與天地萬物同歸滅度之志願雖畢終不若老氏之

徒言彼之道能以無極生太極生陰陽更生天地而生人彼不過與天地同歸寂滅而已又何取乎無生之道爲哉此佛氏之徒不得不又言吾昔于天地未毀時吾能以無生者生而出世度人天地既毀時吾又何難以無生者生而再出世以度人彼又安能以其生天地生萬物惟彼一人自以爲功也是言之三氏所爲虛無寂滅之空界當天地萬物消除之日又何嘗不有道焉又有氣焉可使復生天地復成天地是此太虛本非無道之太虛無氣之太虛無功與不

（此○舉文華之說○實與論立說之○隱真一一約○出）

劫毀與不毀之太虛有何更生一天地更成一天地
之太虛可知矣是此太虛之爲太虛亦以氣之虛而
爲虛者也亦以道之虛而爲虛者也是此太虛之有
氣猶太虛之有形也太虛之有道猶太虛之有神也
可以虛言不可以無言者也嗟乎、一太虛也乃天地
同體之太虛豈二氏可得指爲無氣無道一如死亡
歸宿之空界而言無言無無以爲惟吾之大道於是
乎存言無極言無無極以爲惟吾之大道於是乎生
之太虛耶天下之人信之者十九疑之者十不得一

焉亦徒欺其不能與彼乘剛風而行遊九重之上一一求其訛而質証之耳今而後子亦可以曉然于太虛一天地天地一太虛太虛之道與氣即天地之道與氣天地之道與氣即太虛之道與氣天地之不可毀太虛之道之不可毀也天地之不可窮太虛之氣之不可窮也復何疑于合理氣而言天地之說哉

太虛二字雖出道家然止能言虛而不能言無者也老氏徧言虛佛氏直言無皆不知理氣之本者也桂山以理與氣皆虛皆一生而並生于太虛之

中以太虛之形與神猶人之形與神言之真道天

人一貫之道從來言理言氣能從聖人一陰一陽

謂道一語參出不可以先後言之至理千古絕識

千古奇文能無俯首至地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四

或曰太虛之爲太虛也謂道之無窮無極與爲同體猶可也謂氣之無窮無極亦與爲同體推極其至不免虛無窮氣有限之疑而天地之道所以恆久而不已者猶有說存焉否耶余曰今以太虛之中而有天地之法象立于其間其無窮無極已若是其推而論之之太虛之無窮無極又何可量耶然聖人止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不言未有天地未有萬物者亦以太虛中有此莫大之法象此殆無窮無極太虛中所不

能不自有之法象也非太虛無窮無極中可以無此法象若有神焉有物焉于太虛至虛至無中以為此不可不有一法象在吾無窮無極中而後始成其為太虛始成其為天地始成其為萬物始成其為乾坤之一大法界而有之也然吾嘗于聖人止言有天地有萬物不言未有天地而及有天地亦以天地在太虛中乃不能不自有之法象雖若先有太虛而後有法象亦以有是太虛必有是法象猶道與氣之有先後而無先後者也所以然者以太虛不能無氣即以

輕淸而在上者為天重濁而在下者為地太虛不能無道即以輕淸而上者為陽陽之道為天重濁而下者為陰陰之道為地而陰陽不測之道為神故太虛之與天地本無二氣無二道也惟太虛于渾淪一氣而自有其陰陽即于渾淪一道而各有其為陰陽之道至天地立于太虛中而天地見即太虛之天地見矣天地立于太虛中萬物亦即生于天地中而天地之萬物見即太虛之萬物亦見矣萬物雖生于天地之後亦即生于太虛天地渾淪一氣中亦不得不以

有太虛而有天地有天地而有萬物將天而言之耳聖人言有天地不言有太虛聖人以天地該太虛而言之矣故凡太虛中之萬象森然皆以有太虛而有之者也一以天地之道該而言之二氏以聖人不言太虛遂謂聖人止知天地不知太虛二氏以聖人止讀尚書數[illegible]之文玄黃[illegible]擧繼繫辯才無安能言天道地道遂謂聖人止知有之道爲天地而不知此卷吾而開箸其無之道爲太虛不過以其推測之小智於天地與太虛有無虛實剛匯分之耳故太虛而不有天地于其中則太虛乃一無所有之太虛有太虛一如無太

虛又何有無之足言哉惟天地在太虛中太虛不毀天地自與不毀苟使天地在太虛中而不能不毀則是太虛亦不能不與天地俱毀矣夫太虛有何可毀而謂其亦與俱毀者以太虛之不毀爲其有道有氣與天地同體而不可毀也今太虛至天地毀時即與同其氣散而道亡雖有太虛直謂之無太虛可也存儒不惑于虛無窮氣有限氣與虛不相資之說未嘗不可以其虛無歸吾天地而言虛無使知吾之天地何嘗非虛無何嘗是虛無烏得言虛無歸吾聖人而

言虛無使知吾之聖人何嘗非虛無何嘗是虛無烏得言虛無惟感于二氏氣與虛不相屬之說自不能

篇末判宗旨五言之有操舉

不以其虛無止歸二氏之言虛者亦言虛歸二氏之言無者亦言無而不能直斥其非也聖人惟不以太虛爲虛一歸之天地而言氣以氣之爲氣本虛亦與太虛同此虛之體其氣非有限之氣也聖人不以太虛爲無一歸之天地而言道以道之爲道本無亦與太虛同此無之體其道非不相資之道也說者曰天之爲天其氣上浮上浮而至于無窮無極之太虛又

安有不散者哉地之爲地其氣下降下降而至于無窮無極之太虛又安有不墜者哉而不知天之爲天雖浮于上而有其氣然其氣又以下降而資乎地以爲氣者也地之爲地雖降于下而有其氣然其氣又以上升而承乎天以爲氣者也天之氣惟日降而下雖其氣包乎地之下其道以資乎地而有功地之氣惟日升而上雖其氣包乎天之中其道以承乎天而爲效且天于太虛中有是氣而有是道以自運其輕清之體而爲氣詩所爲於穆不已是也地于天之中

有是氣而有是道以自舉其重濁之體而為氣中庸所為無不持載是也夫是以上感下應相與而不離上施下生相資而不息此諸儒之論天地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一言為近之而太虛上下之氣非徒有氣而上浮其氣亦如天道下濟而入乎地之下又非徒有氣而下降其氣亦如地道上承而行乎天之上合天地之法象于太虛中上下交而陰陽濟生生無已化化無窮以成此乾坤無窮無極之法界安得有所為生無之說有所為無生之說憑穿鑿之私智增

謬妄之邪言。以淆亂吾天地之常。而乖反吾聖人之道哉。

聖人立言一字包藏義蘊雖及門猶以不問爲歎不知其所包藏者雖終日言之而有所不足也桂山一字所包蘊必宣洩無窮妙義多爲中人以下一流說法不得不周匝如是苦心苦心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五

或曰吾子本理氣而論天地其爲無始無終既得而聞命矣然愚以天下事物之理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莫不皆然吾子前言人以氣數有始終不能與天地比而論之然即天地之自爲天地其氣與道盈虛消息往來屈伸與人物之大小久暫雖不同其理則一也吾子以歲時代謝萬物生死論其無始無終可得而究其說歟余曰吾嘗以聖人言易推之以太虛無窮無極中有天地法象于其間乃一生生不已

之道與氣而已氣言生生者一陰一陽陰陽不測之謂也道言生生者天地大德聖人至仁之謂也故生生謂易可一言以蔽之乃小儒必究其始一若有太虛而後有天地者然夫以太虛無窮無極生生不已之氣不能不有輕淸而洋溢于上爲天不能不有重濁而流行于下爲地天地之氣卽太虛之氣也彼不能不以先後爲言者爲地之有形言之爲萬物之有形而言之自不得以天與太虛以先與後離而言之不知天與地其形雖不同而氣則同其輕淸重濁雖

不同而其上升下降則同是天與地同爲二氣精如同體況太虛與天同爲一氣尤爲同體吾雖欲求天之始不可得也天之始不可求則地與萬物之始又何從而求之哉惟老氏謂吾能知其始知其始生于無而已此亦老氏自分天爲有太虛爲無而始之貲有氣之太虛始於何時亦能知之耶小儒求其始何必求其終一似始生于太虛者終死于太虛者然夫以無窮無極之太虛有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

二氏言始言終人人信之誰是知之而信之

道其氣之輕清而爲道者即於穆不已之命其氣之

重濁而爲道者即承天時行之理天地之道即太虛之道也彼不能不以成毀爲言者亦爲地之有質言之爲萬物之有質言之也自不得不以天與太虛以始與終離而言之也不知天與地其質雖不同而道則同其輕清重濁雖不同其所得乎道則同其天與地同此一道猶如同體況天與太虛同此一道尤爲同體吾雖欲求天之終不可得也天之終不可求則地與萬物之終又何從而求之哉惟佛氏謂吾能知其終知其終歸于無而已此亦佛氏自分天爲有太

虛爲無而終之豈有道之太虛終于何時而亦知之耶然則吾謂天地之無始無終者吾不能如老氏立天地未生之先而知其始吾不能如佛氏立天地既毀之後而知其終吾之所爲無始無終亦以太虛法象中一本生生不已之氣以貫乎生生不已之道知太虛一生生不已之太虛天地一生生不已之天地萬物一生生不已之萬物推之無窮無極億萬斯年無一息非生生之息必無一息以斷之無一理非生生之理必無一理以間之吾又安所見而必以有先

有後有始有終而度量之不亦天下之妄人也哉以故聖人言天道止言往來屈伸而于萬物乃言生死然即以屈伸往來一如言生死者言之謂未有生而不死亦可也謂未有死而不生亦可也乃吾儒言人（批折至此程性理者言理氣之根本其枝葉之言悉作可刪）之生死也則以既散之氣其氣遂盡一若無與者然及論鬼神又言神與氣未嘗相離惟不以陰陽二氣分人鬼而言之則前後論氣不一矣不知人之有神行乎陰陽不測之中其死而不復存者質耳其氣則其神所憑以出乎陽而入乎陰者也夫以一人之生

死其生也必有所自來其死也必有所自往故人生死而朽矣猶有不朽而如生者存鬼神是也而况于天地之大乎釋氏以天之有成敗如人之有生死特以地之有質因與人之有質比而論之耳不知地之有質亦天殼中之一物耳若更以太虛論之則地尤大虛中一物之塊然者耳故以天與太虛無窮無際之氣包舉一地于其中以其日息者資之養之而行餘以其日消者變之化之而有餘雖有此質于無窮無極之中一若無此質于無窮無極之中此大易論

乾坤直以二氣言者非無謂也故極太虛上下之間天地法象之大萬物芸生之衆不過一氣有之者也大虛有是氣不得不有是天地天地有是氣不得不有是萬物是皆大虛與天地一消一息之氣有之也在太虛與天地以所息之氣生萬物而爲生以所消之氣死萬物而爲死是太虛與天地其氣亦可如人言生死而不與人言生死者以太虛與天地本然之氣乃生生不已消而必息息而必消消而復息息而復消本如是其生生不已非若人之氣乘乎陽而爲

生歸乎陰而如死歸乎陰而如死乘乎陽而又如生者可比也太虛雖無窮無極乎一有往有來之太虛一有屈有伸之太虛即有消有息之太虛也以人之氣比之一如有生有死之太虛而非可刦可毀之太虛也非太虛之不可刦不可毀以太虛之道不可刦不可毀太虛之氣不可刦不可毀也太虛者一無終無始之太虛也故天之爲天一生生不已之天不生生之道以運生生之氣一日一周旋轉于上雖歷億萬年如一日而不已其氣之充溢蓬勃爲何如其能

無盈而不虛塞而不遍之患耶以一日計之日之出于東而入于西也東生氣也即來而伸之氣也西死氣也即往而屈之氣也人止知明日之出亦猶是也明日之入亦猶是也不遍一出一入其常焉而已而不知今日之出即今日之來今日之伸即今日之生也今日之入即今日之往今日之屈即如今日之死也皆天地一日一周之氣爲之也天之氣雖一日然既往既屈之氣必不可復來復伸即天地一日已死之氣也何者以一日計之未有以今日之貞可復于

今日之午而用之今日之午可復于今日之子而用之為其氣之巳往巳屈消而不可復息也至明日而日出又明日之氣來也伸也生也與昨日之氣來與伸與生無與也其往與屈亦猶是也積之一月而然積之一歲而無不然也更卽一歲之四時論之四時之始于春而成于冬也其代者來也伸也生也其謝者往也屈也死也人止知來歲之春夏亦猶是也來歲之秋冬亦猶是也不過一代一謝其常焉而已而不知今歲之四時每三月而代卽今歲之來也伸也

不智此而論不足以與議人

即如今歲之生也今歲之四時每三月而謝即今歲
之往也屈也即如今歲之死也皆天地一歲一周之
氣為之也天之氣雖一歲然既往既屈之氣必不可
復來復伸即天地一歲已死之氣也何者以一歲計
之未有以今歲之春可復于今歲之夏而用之今歲
之秋可復于今歲之冬而用之亦以其氣之已往已
屈消而不可復息也至來歲而四時之代者來也伸
也生也與昨歲四時之氣來與伸與生無與也其往
與屈亦猶是也積之十歲百歲而然積之千萬億歲

而無不然也。以天之日月四時言之，已若此。然而天本太虛之氣，無日不下施于地，而有以生之；地本太虛之氣，無日不上行于天，而有以成之。天地之氣，其充溢蓬勃乎兩間者，又何如。其能無盈而不虛、塞而不通之患乎。自必有絪緼化醇，而生養萬物。雖欲不以行四時者生之，有一時一息之少停，不能自已者，非天地有意存乎其間而為之也。天地沛其氣于萬物，而萬物生；萬物得天地所沛之氣，各自有其生。其生也，有形有氣，或一二年，或十年，或數十年，或百年

之不同皆天地來而伸之氣相與爲生者也其死也
形亡氣散各盡其或百年或數十年或十年一二年
之不同皆天地往而屈之氣相與爲死者也夫天本
太虛之氣而以日月四時運于上自一日以至一歲
自一歲以至百千萬億歲其所聚于無窮無極之氣
如是其所散于無窮無極之氣如是使其能聚而不
○無○二○不○本○大○易○非○小○偏○所○無所○推○擬○乎○
能散則天之爲天不可以終日而可以百千萬億年
○
哉天本太虛之氣以合地之氣而生萬物而萬物芸
芸于兩間自一年十年以至數十年百年其所聚于

無窮無極之氣如是其所散于無窮無極之氣如是使其能聚而不能散則天地之爲天地不可以終日而可以百千萬億年哉然而太虛以所聚之氣日散而終無已時卒不患其有窮有極此曷故哉以天與太虛止有生生不已之氣日聚于生生不已之法界中即有四時之消息百物之生死所以資之養之化臭腐爲神奇者于斯所以變之化之化神奇爲臭腐者于斯所聚者無窮所散者無窮所散者無極所聚者亦無極也又何終始成敗之有哉然此猶以天與

太虛之氣而言也而况乎天之有命即太虛之命天之有道即太虛之道也天與太虛之可見者氣天與太虛之不可見者道其氣與道一生生不已化化不窮之氣與道也以行乎無窮無極之四時四時日謝而日代以賦于無窮無極之萬物萬物日死而日生在四時之代謝不必如萬物之言生死然一如萬物于吉孚見之生死而巳矣在萬物之生死不必如四時之言代謝亦一如四時之代謝而巳矣在天地以其一陰一陽之氣而有四時之行萬物之生爲行爲生不必言

其生一如言其生以一陰一陽之氣而行四時之謝萬物之死爲謝爲死不必言其死一如言其死而已矣異端曲學之徒不知天下有形死而氣不死徒以形死而氣亦死歸之幷不知天下有氣死而道不死徒以氣死而道亦死歸之幷不知天下有氣不死由道不死道不死由氣不死徒以氣之日死而必以不死求之道之日生而又必以不生求之其與夏蟲疑氷亦復何殊又安得不爲天地始終成致之說乎此余所爲以萬物生死與天地四時推論之其有生有

死○而無生無死者亦自在聖人所爲一陰一陽生生不已之中○又何所徒以一己之貪生怖死而求不死無生○毀天地蔑聖人日以生死二字惑天下之人乎哉

天地理氣之無窮無極通乎太虛之無窮無極理與氣二而如一天地太虛一而不二此其以一理一氣成此法象之大于太虛之中至平至實乃作大易聖人開天明道之至理經曲學小儒支離淺鄙託于一無中任其荒妄而說之莫不歎爲真言妙諦讀此而猶不醒可哀也哉

太極圖說理氣論六十六

或曰今而後天地之無始終雖有至愚亦可曉然而喻矣至虛無窮氣有盡猶未能了然敢進而求其說余曰此古之人于聞見所不及不論不議者亦以無徵不信置之而已然余既爲子發其端能不更爲子竟其委乎吾言太虛一生生不已之太虛亦爲氣以虛生氣與虛爲類虛則生不虛則不生無論其有氣爲何如無氣爲何如而氣之生生不已者必不絕于次虛之中而知其必非無氣之太虛而已矣亦爲道

以虛生。道亦與虛為類。虛則生。不虛則不生。無論其有道為何如。無道為何如。而道之生生不已者。亦必不絕。于太虛之中。而知其必不為無道之太虛而已矣。予必以虛無窮氣有盡求之。是猶二氏止知太虛為無窮無極之太虛。遂以太虛之天三十有三。雖推而上之。至三百有三。亦何不可之有哉。此釋氏猶以為未足。自以以三十有三止言太虛之上之天。而然能盡太虛之下之天。自不能不以前後左右四維上下。各有天地。亦無終極。自不能不以天之上有天

者。更言天之上有地四維上下之天各有地苟再從
而詰之又必有無窮無盡之妄言亦何所不用其極
哉。夫以吾一天地之太其無窮無極之氣與道若此
况以四維上下各有天地其無窮無極之氣與道又
當何如而徒以吾之天地爲有限之氣與道子獨必
以虛無窮氣有盡求之豈吾言無窮無極之道是太
虛必有之道而無窮無極之氣是太虛不必行之氣
乎。今即以吾之所爲天者而論之人之言曰天之去
地不盈尺而天之氣在焉自吾論之天之與地二氣

之交接直間不容髮耳又何盈尺之有哉何者天之氣無息不下降地之氣無息不上升不獨春夏資始資生爲然卽秋冬收斂閉藏無不然者也夫以天地莫大之法象其氣上下旁薄而塞乎兩間予必以爲其氣有過于雲之冲冲然而蒸風之蓬蓬然而起而孰知大易之言氣也亦言其絪縕而已莊生之言氣也亦言其爲野馬埃𡏖以息相吹而已而候地氣者（此皆天地自然如易見之理豈人以私爲之哉）亦僅以六管葭灰候之蓋天體至大其氣愈微猶之（今若有不一一言之）地體至廣其質愈細一撮之土分爲億萬之數而不

可極亦如是也此在天地二氣以內者猶若此而況太虛之無窮無極乎必以太虛之氣一若天以外之氣而求之吾何能究極其氣為何如亦惟天地以內之絪縕野馬究極之自不必以油油然如雲之蒸蓬蓬然如風之起而求之而太虛之氣其有盡無盡亦槩可知矣況太虛之中其無朕無兆者莫如道以是不可從以至畢盡其者也道之虛求是氣之虛即以其氣如道之無朕無兆而必有是道者必有是氣以求之其為有盡無盡又可槩見矣又何必以虛無窮氣有盡徵于二氏虛無假

滅之說而疑之耶苟以其說而疑之自必求一天于
虛無寂滅而不得必求之三十有三之天求三十有
三太虛以上之天而不得又必于太虛四維上下各
有天地之天而求之不獨太虛為不虛不無不寂不
滅之太虛且又為至實至有至喧譁而不寂至紛擾
而不滅之太虛而已矣爾又將疑而質之求其信而
後已耶

太虛惟虛而道與氣亦以虛而生虛則生不虛則
不生此桂山言虛無而不虛無之至理也二氏能

言氣有限不能言道有限彼徒以道與氣分有無耳而不知氣固如此道亦如之此伏羲本天之河圖止以一陰一陽尊以天地二氣而起乃釋氏知以一虛言天地而不足又以四維上下各有天地而實之以愚天下人而不知其非楞嚴之書不徒有功于聖人且有功于天地豈誕言哉豈謾言哉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三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七

或曰聖人教養之道遂其欲而後教之可謂至矣然人之有欲不如是而已也其情喜榮惡悴好逸惡勞見爵而思伐見富而思奪苟非其人能自克其己雖日提其耳而命之亦何益之有哉余曰此其故聖人豈不憂之慮之其如天下之人不能無富貴貧賤勞逸榮悴之分者勢也不能使人惡富貴而喜貧賤去安逸而就勞悴之情者亦勢也古聖王之富貴人也

非聖王之自謂能富人而貴人也本天而富之貴之者也故曰富貴在天其曰在天豈天與富貴而後聖人從而富貴之耶又豈其人既富且貴歸之莫之為而為而委之天者耶聖王以為天欲與人以富貴必先與人以才德與我其治天下舍此將以誰求耶故天下之人居富貴而不以為愧處貧賤者亦安然而無所怨既已富之貴之不能不榮之逸之于是著為訓曰此治人者也宜榮宜逸者也此治于人者也宜勞宜瘁者也然而舉天下之人皆天之所生則富加

天之爲天所以自生而亦如之以爲生者也天之所自生者其運也不息其命也不已人亦如之而後人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爲生矣故曰民生于勤勤則不匱勤者人之所自生者也乃黽黽之人止知逸樂之生人而不知勞苦之生人久矣雖以才德之人處逸樂之地尤必兢兢然戒之曰君子所其無逸敬姜所爲自天子卿大夫以及王后命婦莫不勞其心而不敢弛其力凡士庶人之夫婦致舍力而淫心以他求乎于時士處于庠農處于野商賈處于市安焉習焉

莫不有以定其志焉三代之世主德雖衰流風善政
猶有存者聖王之憂深慮遠如是也至衰世而無才
無德倖居高位載寶而朝求之風開矣負乘致寇奪
之風起矣一人求之一人得之人人思求思得矣一
人奪之一人據之人人思奪思據矣豈聖王之道不
能安其人求之奪之之心乎抑聖人之道不足制其
人求之奪之之心乎惟上之人無以使天下之人安
焉習焉有以定其志焉以至于斯也或曰人有生來
出處安危各有道以處之士君子當此莫不顛倒維

亂而失其常亦惟不明于人生憂樂二者而有以通之耳一二賢知之徒或放志于山水或寓情于麴蘖多以達生爲旨而莊周南面釋氏西方謂人之樂不如鬼之樂日放其心而不知其違道也遠矣余曰喜怒哀樂人性之發而爲情者也天下有以樂爲憂以憂爲樂者此矯情拂性之人不足與聞夫道者也人于有生之憂不可以終日而于有生之樂終其身處之猶孜孜汲汲不知其所止古聖人所以平其情而遂其性者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而人莫之知也子

以聖人止教士君子以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者耶雖愚夫愚婦所以平其情而遂其性莫之或遺者也均是人也聖人既有以處才德之人矣尤必有以處天下無才無德之人朝焉夕焉以棲其身焉作焉息焉以有其居室焉父子兄弟以相保焉歲時蜡臘以相娛焉人生之樂亦孰有過于此者耶其安分而若忘者即能樂之徒也不能安其分者豈無其人至求之不可倖得雖不定之志亦靡弗定矣若夫讀書明道之人于此猶有所介于中吾知其才者不必才德

者不必德乃聖人所爲未足與議者耶彼既不得爲善道之人必且爲敗德之人有必然者也莊周以曳尾塗中爲樂樂貧也見富貴而惡之矣釋氏以苦坐爲樂樂死也見有生而惡之矣世之從事聖門能尋孔顏樂處既不易得其人苟能通乎憂樂之情不以憂爲憂樂爲樂而超乎憂樂之外亦可謂得入道之門者矣夫人生境遇何常之有其爲憂樂亦何常之有昔謝安過江有聲無哀樂論其旨未嘗不可通于斯也故境之憂者莫如貧賤彼晚食當肉安步當車

（至理至言）

之人何不樂之有以視極人世之樂如初登于天極人世之苦如後入于地憂有常憂而不失其樂者有矣樂無常樂而能復居其憂者幾人哉其于患難亦

憂樂互相倚伏筆筆勾出

猶是也況人生憂樂未有不相因而生樂極而憂亦未嘗不隨之憂極而樂亦未嘗不隨之憂樂在心原不在境猶哀樂在心原不在音士茍明此其于行道不已思過半矣乎

不能由道皆由境遇不安境遇不安皆由不通憂樂吃緊喚醒不識不知之人走入二氏

求樂有闢行道甚大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八

或曰人之于道莫甚于生死茍斯事未能了徹其于大道終其身力行而無間亦未易得也大聖賢人朝聞夕死殀壽不貳之說自非一二篤信好學之人其能與于斯也耶余曰人之生死人知爲人之道而已而不知其爲天之道也人不知天之道欲自盡其人之道于生死之間亦難矣孟子以知性爲知天以存養爲事天而後以殀壽不貳爲立命此以見人于存養時猶以殀壽貳其心亦未能盡知天事天之道者

也是故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命又自言五十知天命可以知立命之難也然則人生于世壽殀介之而能修身以俟者幾人哉此孟子又爲存心養性之人未知立命者申論之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斷則正逆則非正巖牆之立豈天爲之命之立不立又在己而不在天立則殀亦正不立則壽亦非正又以盡道桎梏明之而後修身以俟者不待盡年而已知所自立矣故孔子知命之言雖爲心性言之未嘗不兼死生言之而孟子立命之說則專以死生言之也夫殀

與壽○人之事也○不以殀壽貳其心○亦人之事也○于天之命無與○而言立命以事天○且天之殀壽人○雖天之命之○人受之○而殀者自安其殀○壽者自安其壽○此即○為順受其正而已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夫命之為○命賦之于天○而思所以立之○必有與天所賦之性一○

○此○即○可○見○聖○人○所○未○發○處○有○來○者○精○過○乎○孟○子○同○

盡而無不盡者斯為立必不徒以盡天所賦之命於○○○○○○○○○○○○○○○○人所受之性可以盡可以不盡者為立故天之生人也以百年為人生之大齊人之得百年者千百而不得一焉或七八十年五六十年以至四十三十年二

十年其殀殤無論已大約以七十年爲斷又人生以後之大葬也以人生七十年計之十年幼學二十而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强而仕五十服官政六十順指使七十老而傳以四十年爲求志之事以三十年爲達道之功人受天之年而爲人不可謂不久矣不可謂不厚且重矣八歲就外傳十五入大學一年以至九年而大成雖有中才亦可以成人況才知過人者乎以是四十年求志之年事親從兄敬長睦族尊師取友以盡其天德而天德有不盡者乎以是三十年

達道之年。經邦弘化。奉職宣猷。功存社稷。澤被生民。以成己成物而已。物有不成者耶。其起而有爲也。即十年服官。十年有裨于國。五年服官。五年有裨于民。以無忝吾行義者。無忝吾求志。亦可以爲成人矣。況乎少壯策名。衰老謝政。其生也尊榮于朝。其歿也尸祝于鄉。不愧于天地。無忝于二人。天之以年予人也。不亦重乎。或曰此固人生德命俱隆。有生之願遂矣。若夫豐于德而嗇于命。不得一行其志。能無感慨于中而不自聊者耶。余曰此天下之人。莫不以是憂生。

而戚戚嗟嗟者也卽日進天道一篇于其前袁如充
耳而不亏聽耳雖然嘗試與子言之人之生也必有
所事之人根于天性終其身而不忘者也其大者入
則事親出則事君苟得親而事之以盡吾孝其親得
君而事之以盡吾忠一也如老萊行年七十昔顫年
踰六十而色養蒸蒸雖三公之尊不以易一日之樂
此指古人致身出之今人一如無其事而忘之者
古之人多有之矣聖王之制四十强仕非無顏淵子
然哀哉
奇之才雖遲久以老之亦以其家必有親不忍擄奪
之也孟子以父母俱存王天下不與雞豚足以逮親

雖抱關擊柝弗爲之矣苟不得吾親而事之當行義之年君子未嘗不以及吾君吾民爲汲汲然有道仕而無道隱時世則有然矣用之行而舍之藏遇合則又有然矣亦安有憂能傷人不復永年者爲君子人耶今世之人不知天命而以年壽爲憂者二者而已其一以窶貧爲戚戚邪徑而託足詭遇以希榮愚夫愚婦羨而效之志節之士不屑道也其一以放佚爲養生垢俗以動其概棄物以激其淸介人孤士嘯呼而從之闘道君子非所尚也夫天之畀人性與命兼

而有之者也可以獨善用之可以兼善用之不能必之于天而能必之于巳者均有以自處而不失其正耳○今慕富貴○而以及時爲汲汲○無論得之不得○有命存焉○即求而得之亦其命也而巳失其性矣况不以其道而非命耶○守微尚而以養生爲欣欣○無論大行窮居○有性存焉○乃一若忘之雖曰安命而巳失其性矣○而可謂之知命耶○此其人辟之滅穀忘羊其失則一皆無與于知性知命不足以事天也余以人之爲人無一非天之爲天而有之故人之爲人能一如天

之所爲而爲之其去聖人亦不遠矣故人之生也一天生之不以人之生失其天死也一天死之不以人之死失其天其爲天之人歟其爲人之天歟天無生死吾有生死而無生死者歟天無始終吾無始終而有始終者歟

尋曰生亦也死譜也桂山論生死二字極其明白

或曰此爲學道之人立其教者也天下凡庸之夫孰不惑于二氏又安肯一其心志從事于順受之教其若之何余曰二氏之教始于自私人之相率而從之者徒知人之有生有死而不知天之生人死人惟不知天之生人死人故天以天之道生人

死人遂不知一巳生死之有道而妄求之斯二氏之
徒得引而去之耳天之生死人一本天之道生死之
非以其爲人也而生死之人不得而知也人生百年
而死天地之間無此人矣無此人者乃人之自無其
人以吾生而有是人一旦死而無是人耳而天之有
人無時無日不有人所無者此一人所有者彼一人
矣所無者此百千萬億人所有者彼百千萬億人矣
人爲一巳之生而喜爲一巳之死而悲天不以爲悲
喜也人爲生一巳于百千萬億族類中而喜死一巳

于百千萬億族類中而悲天不以爲悲喜也夫天旣以生生不已之仁生人非不欲使天下之人長生不死以成其爲人豈其不能不生之者天之仁爲之其不能不死之者天之不仁爲之耶人苟舍一已之愛生而惡死而以萬物之生死觀之知天地非獨生死吾一人而其怨少解矣若更以天之生人無窮其死人自必無窮其死人無窮其生人又必無窮人人無不在生生死死之中其怨又少解矣若更以吾非不欲天生吾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而不能

使天生億兆人如吾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天苟私吾一人是以吾之私○强天之無私而私之○有是理無是理必有知之者矣○且天非不欲使吾一人之生○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非不欲使億兆人之生如生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天苟以生生不已之仁私一世之人○是天以生生不已之仁止于一世而不已之不于百千萬億世而不已之○（天地造化之功如是）有是理○無是理又必有知之者矣○二氏之徒惟知生之爲生不知生生之爲生亦不過生而求爲爽鳩氏

之民死而求爲南面王之樂而妄求之已乎且天之于人其生生之道又不徒以一生之而巳氣散形亡而有不亡者存其人亡其神存也且不獨其神存焉而巳其形與氣亦未嘗不存其人之子若孫是也是天雖死吾之爲人未嘗死吾之爲鬼爲神雖死吾一世有形有氣之爲人未嘗死吾十世百世子若孫有形有氣之爲人是人之生也其形與氣與神何一非本天所生生以生之人而形與氣與神生而爲人死而爲鬼日在陰陽不測之中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如

火傳薪何一非本生生不已之道爲之嗚呼天亦何負于人而人爲負天之人天不忍人與鳥獸爲羣而人自甘與鳥獸同羣天不忍人與草木同腐而人自甘與草木同腐而修身以俟之君子與順受其正之常人于千百萬億人求一人而不可得矣此皆聖人之所不言即無其言而有其理者也亦盡性至命緒餘不足道之說娓娓言之以醒世之凡庸人而已矣

生死二字爲二氏把持哄誘桂山娓娓言之不得已耳豈好辨哉正言以喻君子支詞以醒小人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九

或曰人之生也以盡其道而爲天所生之人也一二賢知之徒嘆身世之勞勞感光景如逝水以達生爲旨以休死爲歸豈天道而外更無所爲道歟孔子以子桑琴張之徒遊方之外未必無說以處此耶余曰此聖道之不明于天下○人之失性而從欲者莫不能言之○以自解免久矣○然而愚不肖之人其苟欲也不過自陷于罪戾而已而賢知之徒其始爲任則爲達生而未巳也爲爲我爲逃世而未巳也爲淸淨爲虛

無爲養真爲存神而未已也其究歸于長生不死而爲神仙兩漢之世儒者于心性道德之原本少所講求處則孝弟廉恥爲尚出則政教化效爲先老莊之書廢而不講晉世王衍何晏諸人宗述其旨解脫拘束引歸虛無然亦止于經子儒書傳誦習聞之外求其標新領異資談說焉耳其時老莊弟子闃然無聞惟支遁道安法深慧淨輩披釋氏之緇衣暢道家之玄解其後佛圖澄鳩摩羅什之輩皆能通曉漢義翻譯胡言詭釋增補撰述分疏巧侔妙喻不出南華一

書以致達摩西來掃却文字亦不過雲將撟頭東郭瓦甓便爲秘密之旨令人于無首無尾尋求之然使其亦如老莊之言虛無爲虛無淸淨爲淸淨神仙爲神仙猶夫老莊而已何以能使其教爭雄于天下哉于是本佛氏空色相無心性之說而敷衍之以其道爲無上之道以其天爲無上之天以其寂滅之教爲無上之教以爲吾之成佛作祖豈彼神仙之徒所得而望其肩背者哉二家源流大略如此故老氏以人生莫大于生死而聖人徒以道爲生死雖欲自盡其

年者少矣是非天欲夭折之聖人以道夭折之也彼（如漢見一氏而而而之）老氏者何人斯耶豈真明于聖人死生一致之道而猶以長生不死徒爲神仙之說耶佛氏亦以人之爲人莫大于生死中國聖人止知天能生之能死之不知非天能生死之吾能死而可以無死生而可以無生彼釋氏者何人斯耶豈真明于聖人死生一致之道而猶以長死無生爲佛祖之說耶蓋聖人之道一天道也非聖人之道也聖人未嘗以天道爲吾之道必欲使人從吾而信吾尊吾爲聖敬吾爲天如二氏

各以其道爲已之道。褻天棄天而不忌。侮聖非聖而不顧。以愚天下之人爲天上地下惟吾獨尊者也。聖人自視其道非我一人之道乃人人之道也。吾以斯道明于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明之是明天道于天下。吾雖與焉而若無與焉者也。吾以其道行於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行之是行天道于天下。吾雖與焉而若無與焉者也。雖勞心勞力貴賤有殊其爲修已治人率性由道殀壽不二立命事天無君子小人同歸一致之理者也。使有可以長生不死長死無生之道豈

有一本天地大德仁天下之聖人卽一物之微尚不欲其疾厲而夭折之者何如而必不令天下之人相率而爲之耶自古巢許卞務之徒亦不過遂其生適其志放廢自甘無所求于人世其自比也亦同于鷦鷯栖枝偃鼠飲河之說非有託爲長生久視倣天下短折之人南面西方引天下妄求之輩者也以吾道與若屬論之自非無道則隱長爲逸民亦聖人之所不許也老莊之徒亦不過本此意因是而創爲神仙自飾其放佚而悖王道之非佛氏之徒又不過本此

意因是而更稱佛祖以能說空無而出于天道之外于天人大道亦有何與而以爲吾道之外又別有道取乎桑韋于遊方之外求之不亦謬乎

二氏立教至淺陋一經洗刷皮骨不存或人以子桑一流爲別有道以問之亦有疑于老莊之源流出于以許宗門之枝葉根于老莊桂山爲一一指摘而辨析之而二氏之道不得爲道益復了然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

或曰世之衰也人方以實有爲苦而老氏以虛無之樂引之人猶知實有爲眞而佛氏復以實有爲妄引之著爲邪說御侮聖人且復以富貴壽夭吾能轉移之罪孽凶禍吾能解脫之舉天地鬼神而御侮之矣天下之人汲汲然希福利于生前閔閔然求安樂于死後其視一切禮法且如桎梏況肯求操存舍亡于幽獨之中而自强不息者耶恐今之流入于異端非昔之流入于異端可比也吾子雖殫心力而排斥

之其若之何余曰聖人之道之大明于天下猶天之有日也二氏之說特雲霧之四起而障之耳王者興而聖人出本吾道以正之不足正也所可痛者舉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未有能自知人之所以爲人何以爲人者耳夫不知人之所以爲人又安知道之所以爲道不知道之所以爲道又安知天之所以爲天堯舜孔孟復生人知堯舜孔孟之爲人猶知人之所以爲人堯舜孔孟既沒人不知堯舜孔孟之爲人即不知人之所以爲人矣然堯舜孔孟沒而無非堯

舜背孔孟者乘之民即自失其所爲人猶知堯舜孔孟未嘗失其所爲人是吾自失其爲人耳乃又以二氏之非堯舜背孔孟者起而乘之民既自失其爲人方且厭棄堯舜孔孟之爲人乃二氏又以非堯舜背孔孟之教教之民之得遂其厭棄之情巳若水之就下有沛然莫禦之勢而况其所爲非堯舜背孔孟之教其生也放佚其死也安樂視堯舜孔孟什百千萬倍之有不舍而歸之者必無之理也至今天下之人亦徒以飲食男女故不皆相率而歸之耳又孰不

（發世儆民實緊在此）

以言實有不如其言虛言無言死生不如其言不死無生不以身歸而以其心歸者又可勝道哉何非使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自知人之所以爲人何以爲人而後可與言道之爲道何以爲道天之爲天何以爲天必不可得之數也

孔孟立敎根源人謀參證

人之有氣天之氣也人之有質地之質也人之有性天之命也雖分形受氣于父母無一不本于天而有之故人之事父母一如事天地至其所命之性卽所率之道其所爲人倫天德成己成物無一非人之道無一非天之道也猶人之

一身無一非人之身乃無一非本天地之氣以為身者也無智愚賢不肖之人天之所有人無不有之也孔子謂天地之性人為貴能盡其性直曰配天非推而大之之詞也夫人之為人其貴也如是其大也如是乃天下之人不以為貴反以為賤不以為大反以為小非大天之體而必小一己之體也非大天之道而必小一己之道也亦不過以天之年歲如是其無窮而人之年歲如是其有限也以是為人之貴且大不得與天地並焉耳愚不肖之人曰奈何以有限之

身欲與天地同其長久不以生爲樂而以生爲苦何爲者邪賢智之徒亦莫不以有限之身雖立德立功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耳天下苟有其不朽之道與天地同其長久者吾舍而弗求吾其鳥獸草木也歟哉此其人在文武道衰孔孟教微之時發而爲言見而爲行已浸浸乎有潰天地之範圍決聖人之隄防之勢而不可止矣老氏起而莊列之徒和之其言虛無後人尚推爲不可及至佛氏虛而尤虛無而尤無以數虛無之不可及者更數尤虛尤無之尤不可及豈

顧問哉然而天下之人徒知二氏之教足以厭吾之心志而求之又孰知二氏之教乃不足以厭吾之心志求之亦無益者耶老氏之教爲谿爲谷此亦極天下之至忍也世之能與爲徒者亦罕矣佛氏之教爲冥爲寂此極天下之苦空也世之能如其教者亦罕矣其與爲徒者亦天下蠢愚頑鈍丐食無所之人耳乃帝王卿相賢士大夫又莫不敬而信之如拜下風于廣成甘爲奴于佛氏亦爲其練氣存神之說可爲神仙圓空守覺之談便成佛祖生而不死死而無生

其所爲施捨懺禮福田利益猶其末焉耳嗟乎聖人之教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有之不可得而無之者也二氏之教分幽與死與鬼求之不知其無而無之者也乃天下之人反以聖人不恒言幽言死言鬼不知其無無之爲無而不言二氏惟言幽言死言鬼能知無之爲無其言無一如言有且以聖人即言幽言死

說○後歷代皈依二氏其正○因○與○從○無○人○發○

言鬼于吾所求幽與死與鬼無所用之者也二氏專言幽言死言鬼于吾所求幽與死與鬼有所用之者也而二氏鬼道教民之說于是乎大行老氏曰吾能

合陰陽二氣而自主之吾之生死異乎人之生死斯吾之鬼神。異乎人之鬼神。佛氏曰吾能出陰陽二氣而自存之吾之生死異乎人之生死。斯吾之鬼神。尤異乎人之鬼神。夫天之爲天一天而已陰陽之爲陰陽一陰陽而已吾何必問其死生在陰陽之中而爲鬼神出陰陽之中而不爲鬼神即謂在陰陽中之生死鬼神。亦生死鬼神也。出陰陽中之生死鬼神。亦生死鬼神也。天下之生死有離乎陰陽而又入陰陽而爲生死天下之鬼神有離乎陰陽而又入陰陽而

爲鬼神者耶二氏又必曰爾雖能知生死不能死而無死生而無生爾雖能知鬼神不能知孰鬼大而孰鬼小孰神貴而孰神賤亦二氏自以已之鬼神爲貴且大人之鬼神爲賤且小耳吾知大且貴者爲神小且賤者爲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愚不肖之人無一不可于鬼道而知之者○無一不可下人道而知之者也○然則二氏之所自爲貴且大者徒以人不能爲長生不死之鬼神吾能爲長生不死之鬼神而已矣而不知天下之人其生也有求其生而不

得者矣其死也豈求其死而不得者耶○其生也○有求其長爲人而不得○以陽之氣○必有數以限之○豈其死也○有求其長爲鬼而卽得之○是陽之氣○有數以限之○而陰之氣○獨無數以限之耶○其死也○有求其爲聰明正直之神而不得者○以生之不能爲君子也○有求其不爲淫邪貪昧之鬼而不得者○以其不免爲小人也○豈天地之爲鬼神○必爲二氏長生不死○神仙佛祖○始爲鬼神○不爲長生不死○神仙佛祖○不得爲鬼神耶○是天○下○無○知○愚○賢○不○肖○之○人○生○而○死○無○不○爲○鬼○爲○神○死○

而生生而復死亦無不爲鬼爲神何一非生生死死之鬼神卽何一非長生不死之鬼神亦何有于二氏徒爲長生之說而不能不死徒爲長死之說而不能不生之鬼神爲貴且大而天下之愚人必從其說而妄求之耶嗟乎天之生人也由天以天之氣與地之質而生之一如天地自以其氣質生之人乃生而爲人耳非人可得而自私其爲人其死之也由天以天之氣與地之質而死之一如天地自以其氣質死之人乃死而爲鬼耳非人可得而自私其爲人卽非人

如此至明至白之理沈埋於淺汚濁之中非人肯揭出

可得而自私其爲鬼然則人能知生爲天生之人自能知死爲天死之鬼能知生無愧乎天生之人其發揚于上而昭明者乃神之爲神即天之爲天也能知死爲天死之鬼其沉滯闇沕者乃鬼之爲鬼必非神之爲神必非天之爲天也而後知天以陰陽之氣行乎人與行乎鬼猶其有一呼一吸一晝一夜而人之性即天之命天之所爲不息即人之所爲不息不徒以氣之生而死死而生言生言死直以一陰一陽言生生死死之大道而可矣此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

說以是立教而垂訓于天下而天下之愚人從二氏之教不能求生而不死又求其死而不死不能以爲鬼爲神生生死死于天道之內求之又以神仙佛祖長生不死于天道之外求之舉天下無一人能知吾之爲人者何如卽知吾之爲鬼神者何如能知吾之生爲天生而無愧其爲人何如卽知吾之死爲天死而無愧其鬼神者何如吾之生求長生不能長生而未嘗死者何如吾之死求長死不能長死而未嘗不生者何如又安得不舍吾聖人大道而從事于二氏

之邪說。雖日孳孳而終不能得之不亦大可哀也哉二氏言生言死莫不自尊其說以恐人桂山以陰陽一理至幽至秘天地自有而無可言說之大道無不如皎日當空人猶有惑於其言者雖聖人亦歎爲末如之何也巳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一

或曰二氏一陰之道或亦有幽深不測之理彼求之而自得之者歟余曰非然也吾言二氏之道止于幽與死與鬼求之者止就其言幽言死言鬼謂其近于陰耳與聖人一陰一陽之道如涇渭之分不可比而言之也吾儒有一陽之道即有一陰之道天下地上鬼神之所爲而止矣二氏言鬼言神死而不死生而無生死而不能知者生時莫不能言之老氏自稱爲天尊佛氏言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其無忌憚若此豈

得同于吾一陰之道以爲道卯世之人見其言虛言無無窮無極卯此非聖背天自尊自大如此號號然驚規規然恐莫能測其底裏亦因其自大從而大之耳又何一陰一陽之足言乎老氏長生之說余論之詳矣至其言守雌守黑欲取故與後人竊其機權應變得易體許之聖人之道知柔知剛知微知彰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要之以不失其正其道經用之亦可權用之正用之亦可反用之正用之而不失其正

此從明與陽音其非道正是說由

者反用之而尤不失其正人倫以正天德以明已物

以成故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老氏爲此說一似聖人所不知惟我能知之讀老氏書者亦若惟老氏能知之嗟乎聖人而爲老氏所爲不足以爲聖人矣聖人所爲猶不能及老氏所爲又豈足爲聖人哉且聖人以仁義禮知敎天下之民老氏猶謂曰取其民之竅而鑿之今老氏以陰賊奸險教天下是其所謂不鑿民竅而反之混沌者耶此以老氏得易體而神仰如以漢文用老氏淸淨而治其不知聖人幷不知老氏一也佛氏無生之說余亦論之詳矣其空色相而

宜合性樣猶一家之中以幾點奴婢故必用箇主人翁
者經之比例行道旅之道也其所爲本覺者必不可
以六根八識而有之者也吾之聖賢身具六根心識
八識以之盡倫爲人倫之至以之修己爲天德之至
以之成己成物爲盛德大業之至以之盡性至命爲
參天配地之至以之爲鬼爲神日星河岳陟降上下
爲贊相陰陽之至何嘗以斷六根袪八識于本覺有
所增不斷六根不袪八識于本覺有所損蓋以道之
爲道如日之照糞壤而不汚蔽重雲而不晦此道之

所爲道也今彼之爲道辟緇以道爲白也而以白求之以道爲堅也而以堅求之即以白之爲白必不可湼湼則必緇緇則不可復爲白矣堅之爲堅必不可磨磨則必磷磷則不可復爲堅矣故其所設爲戒一有不戒不入禽獸一途即墜餓鬼一道其于六根八識疾之如仇決之如癰而後快者豈道之爲道其于物也必疾之決之而後爲道不疾之決之而不得爲道哉亦彼自知巳之智力於此六根八識不足以有之非疾之決之不可耳故彼之爲道不問天地不問

聖人此知其從無來今從無往本無一物而爲道者也其言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以人知有爲之爲法不知無爲之爲法吾能不大于聖人以天地亦知有爲之爲法不知無爲之爲法吾能不大于天地此正如夜郎王自謂我孰與漢大又何知天地之陰陽即道所必有之陰陽迺並行不悖之陰陽又何知聖人之有爲即道所必有之有爲迺有爲一如無爲之有爲又何知天地以生生不已之氣行此生生不已之道非有始有終之氣與道乃無始無終之氣與

道又何如聖人以生生不已之道主此生生不已之氣雖與人同此有死有生之氣與道一如天地無始無終之氣與道夫是以吾之實有自有其虛無而彼之虛無必不能有吾之實有吾之不寂不滅本無寂滅而彼之寂滅必不可逼于吾之不寂不滅嗚呼此其于一陽之道如此其于一陰之道可知卒之有無自相反生死自相違終于流遁而不知所歸者也或曰老氏之道其非道了然既得而聞命矣若佛氏自謂其道大于天地袪識神秘戶授非大悟徹人不足

與于斯亦恐有誤以處此耶余曰古聖人之立教無非明此道于天下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苟有所秘密而不傳必後世鬼道教民亦與邪而非正爲類者也佛氏之所爲識神亦佛氏求本覺不得不以耳目記問目爲識神而掃之耳吾儒則心見性求開道之人豈不知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一貫之旨非多識所及然未嘗分識與覺而二之者覺即識之體也識即覺之用也滯于用而爲識通于體而爲覺其實一也覺不礙識識不礙覺惟吾儒之道可兼體用而言之

佛氏空心空性不空耳目聞見是以不空求空也推其極至雖本覺空之歸諸寂而不足必歸諸滅而後可者其大旨也乃世之人以彼舍識而求覺別有妙訣存焉誤矣至所謂掃一切諸言而秘口授是達摩西來自言得不傳之秘旨此異端詭譎之伎倆以愚世之人而已吾儒天資高卓之人亦有不肇從聞見得之者顏子聞一知十子貢聞一知二皆可謂之從知入者也然聖賢之道辟如射有鵠的毫釐失之不可以命中傳我以文約我以禮猶射者之內體正外

體直持弓矢審固以之命中斯得之矣此亦惟吾儒迺有無者言之彼佛氏又何必若是也彼所求于本覺者無而已矣一無之外非其道矣然而佛氏之入道也能無耳聞乎能無目見乎能無答問乎彼以一有耳聞即非心聞一有目見即非性見一有答問知解即非本覺自知自解以其所為本覺者猶言本自有覺也管子曰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鬼神者非外來之鬼神即本覺之鬼神也佛氏但知以是求無是為道矣苟不如是即非道矣不知吾儒何以

反舍吾語言文字並行不悖者亦從而蹈襲之託于顏子子貢一流人而自神其說此力行之儒指爲禪宗而交非無已也余覽佛氏書亦止自言其立教以爲必如是而後可耳其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即謂是人行邪道者其大旨以爲我之所求于空無者我豈能直指一空無之路使汝由我而得所止耶我不能不以色與爾相見即六根之說也我不能不以音聲與爾相求即八識之說也是即我之覺以通爾識非爾之識即能通我覺也故直以色見見以音聲

求反以此見我求我為邪道其大旨則白了徹如此宗門之徒乃指佛書為糟粕歸抑言語衣鉢相傳付囑詭秘阿佛詈祖愚弄世人昔鄭樵論梵書華則一

廣微博辯是非了然

字一音梵則一字數音華以目傳梵以口傳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華人切韻不如釋子梵書極簡不成文理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華則字有變通佛氏亦有眞教在音聞我昔從此入之說所為彼方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者是也其論梵書最為精切世人不

察彼國土風漫謂別立教旨宗門借以愚人耳目自稱教外別傳究不出佛氏音聲求我之說乃必言前句後斷絕尋求踵南華卵有毛雞三足目不見指不至之游談使人于無首無尾無端無緒處求之耳故佛氏之教大旨在無有一不無即非其教不獨無耳目知識未可為無即無心無性而止有本覺亦未可為無何者知識緣物而起者也心性緣理而起者也至本覺不緣物不緣理猶必寂之滅之苟非寂滅中起覺猶是有覺起覺覺猶見覺猶非眞覺必從寂滅

中起覺斯以無覺起覺覺猶無覺是爲真覺此佛氏四十九年獨坐蒲團磨而又磨練而又練止此不生不滅一無所有之本覺與吾天人性命生生化化萬古不息之本覺毫無涉焉者也豈其本覺有二本覺哉彼以一無所有之本覺而無之道不在其中者徒有其無之迹也吾以無一不有之本覺而無之道在其中者能有其無之神也其爲本覺則同而其所自有其本覺迥乎不同如此者也嗚呼佛氏所求于本覺如是艱苦而得之然終不能自有其本覺者彼徒

能見有生時之六根入識在吾心性中非一切無之則吾之本覺緣物緣理生時之所有即死後所不無不知其生時之所有亦止于其生時之本覺無之耳其死後之所無未嘗不以其所無而無之而不知本覺之本非無絶非無一不無而可以爲本覺者也如以無一不無爲本覺不獨非聖之本覺非天之本覺并非太虛至無中而有此至無之本覺乃佛氏自爲至無而無一不無之本覺也此其所以生求無生者終于不能無生死求寂滅者終于不能寂滅既自寂

猶說法以度鬼。旋出世。又說法以度人。其荒誕不可窮詰如此。子亦徒以彼一陰之道。于幽深不測求之。亦墜其術中而已矣。

二氏言死生言鬼神。豈能異于吾天道陰陽而爲死生鬼神。然二氏生而爲人。不能盡吾道而爲人其死而爲鬼。又安能盡吾道而爲鬼。此一定之理吾儒不過陰陽一致。似以二氏言幽言陰。必有奇妙不測之理。此其所爲引之而去也。桂山剖判如辨。爲人。卽不足以爲鬼。眞萬古不易之論

淄澠之水。神識快論。使無性無命之教。不足以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二

或曰使二氏得聞聖人之大道以生平精進之力從吾天道求之其生也不失爲君子其死也不失爲明神何由非聖背天不知其有是天與道無是天與道而求之乃徒爲一已之生死爲之以至于此耳余曰二氏知其無是天無是道則不復求之矣惟不知其無是天無是道而求之亦二氏徒以其私智自愚以愚天下之人而已然余嘗覽二氏之書其旨歸之所存未嘗不使人可得而喻之也其荒誕無稽穿鑿附

會之說亦人愈傳而教愈失世爾遠而教爾乖不能
不祖述之以爲所自來耳夫天下之理虛則必虛何
所不虛無則必無何所不無寂滅則必寂滅何所不
寂滅惟至虛必不虛無必不無寂滅必不寂滅而後
有無自相反生死自相違非無非有之謂無無復無
之說流遁而不知所止使三氏有知應悔一生之苦
行堅修舍正路而弗由爲可哀而歎聖道之大雖歷
百千萬億年可行于千聖百王如傳一語而莫之能
易者未嘗不通于天地鬼神如守一法而莫之能違

者也老氏生衰周之世疾人之嗜慾傷生狠戾失性
也鍊氣養生以求生而長生存神歸死以求死而不
死其言絕聖棄智以無爲治天下亦陰後之權實
世矯枉之繆談耳所傳道德諸篇具在也其爲神仙
燒鍊鬼道符籙之說亦後之人因其敎而附會之耳
至佛氏本西域胡人痛其俗喜淫好殺故以五戒
真平心靜氣絕非執其一偏而沒其全者
爲大空一切人我相而求之一心不[illegible][illegible]下寂生
平昔行亦已極矣其言證無生者皆歸於此雖終歸
寂滅亦爲之矣所傳四十二章具在也其所爲不假

修爲掃却語言放生度鬼天地災劫之說亦後之人因其教而附會之耳惟其立教之始不知人道之有爲天道之有而虛之無之寂之滅之以天下無一人知虛之無之寂之滅之以狀其生而昧其性吾能教之以窒嗜欲之實有歸真神于虛無而後長生不死不死無生之道可得也嘗即其所爲生死而推論之死者可以不死生者可以無生其生其死不虛不無不寂不滅可知也與虛無寂滅何與而必言虛無寂滅老氏則曰吾之生死非天之陰陽主之吾以吾之

陰陽自主之佛氏則曰吾之生死非有陰有陽之天能主之吾自于無陰無陽之天自主之夫老氏稱天之陰陽以存其神其所存之神存吾實有之天與存彼虛無之天一也與天之虛無何與而必言虛無之天佛氏舍天之陰陽以存其眞其所存之眞存彼寂滅之天與存吾不寂滅之天一也與天之寂滅何與而必言寂滅之天老氏則又曰吾之道生天生地之道乃至虛至無之道非彼不虛不無之天所能存吾神佛氏則又曰吾之道無陰無陽之道乃至寂至滅

之道非欲不寂不滅之天所能存吾眞夫天止一天豈有二天猶道止一道豈有二道彼惟以吾之道一生生不已之道惟天得而有之惟吾聖人得而有之老氏言虛言無安得而有之惟知其不得而有之無論有是虛無之天無是虛無之天不得不推之測之指一虛無之天以爲必有是天可得而有之佛氏言寂言滅安得而有之惟知其不得而有之無論有是寂滅之天無是寂滅之天不得不推之測之指一寂滅之天以爲必有是天可得而有之假使天即有虛

無之天而道本不虛不無天卽有寂滅之天而道本不寂不滅與虛無寂滅何與而必言虛無寂滅嗟乎道固不存無氣之天而爲虛無寂滅之道天亦不存無道之氣而爲虛無寂滅之天二氏惟不知而言之苟知之而必不言者也然而二氏必以其所爲神與眞長存于虛無寂滅之天者亦謂吾之道至淸而不濁至淨而不垢斯爲至尊而無上之道耳夫二氏所存之眞與神豈二氏之眞與神耶二氏亦卽以道之眞爲眞道之神爲神苟道可舍氣而獨存則道可舍

天而獨存已久矣且二氏亦不過得道之真與神以爲真與神而已尚能知天之陰陽爲濁爲垢而舍之豈道之自有其真與神反不如二氏之真與神不能眞壽二氏認氣爲道立千古不磨鐵案知天之陰陽爲濁爲垢乃肯與爲一體而從之耶況推而下之人與鬼神不過以天之陰陽爲體而肯與爲一體況又推而下之萬物之蠢動含生亦不過以天之陰陽爲體而肯與爲一體而從之耶乃道雖至清至淨終不離乎陰陽而爲道陰陽雖至濁至垢終不離乎道而爲氣二氏必以是而求之者非真知有

是道而求之亦不知而徒以有是氣而求之耳一則
認氣以爲道而求之一則離氣卽以爲道而求之終
其身不知道爲何物而已矣今卽二氏徒以氣而求
道言之老氏竊天之氣以求長生其死也亦不過竊
天之氣以求不死夫竊天之氣求之生而不能得者
豈竊天之氣求之死而獨能得之耶假使老氏徒守
一己之氣生求百年死求千年自天地視之亦猶海
水之一漚耳以老氏之能守是氣較人之不能守是
氣其爲浮漚之不同亦不過久暫之間差有不同耳

乃遂以天地闔闢轉旋之氣通四維上下而轉旋者獨不能消一物之頑梗於大化之中雖天下至愚之人亦非有不瞭然而喻之者矣此老氏之徒知其終不足以愚人故道藏之書曰言其神之降生以自掩其繆悠之談而有所不能已者也佛氏之徒亦知老氏之説終非充類至義之盡自必舍陰陽離生死雖欲止言虛無不言寂滅而以無生爲證果豈可得哉然其所爲無生者亦不過以吾離陰陽吾自能無生耳使陰陽而可離老氏蚤已離之矣而彼必以離陰

陽為言自必以無色無相無心無性無知無覺無不無之又何有于生而不無之而不知其無色無相此無之者誰也心性無之耶心性之無又誰無之非吾之本覺無之耶無論以本覺無心性猶以心性無心性也此無之者其自然而無之耶抑有所修為而無之耶如謂自然而無之則佛氏墜地時色相既無心性何有知覺無彀復歸圓寂便成佛道矣惟其不然佛氏必積四十九年之氣力而無之是不徒以其本覺無之尤必以其生平氣力相與無之者也由是觀

之道之爲道非不可以有爲然無其氣必不可以有爲是氣無而道亦無也氣之爲氣非不可以有爲然無其道又不可以有爲是道無而氣亦無也乃佛氏以有生之氣歸乎有死之氣其與世之人以是氣爲生死爲鬼神靈爽昭昭亦復何殊而必曰吾生時證果曰無生是無氣也吾死入涅槃曰常樂我淨是無氣也吾本覺常住曰如如不動是無氣也吾安能與老氏同乘此氣于天地之間可言虛無不可言寂滅得此至眞無上之道而有之耶苟如是是其道之爲

真無直以無言之不以淨言矣淨則必猶有不淨存
而止以淨言之者也況可言不動乎不動則必猶有
動存而止以不動言之者也況可言無生乎無生則
必猶有生存而止以無生言之者也然則佛氏徒以
此淨此不動而求無生亦不過常淨而暫不淨可知
也常不動而暫一動可知也常不生而暫一生可知
也此佛氏之徒知其終不足以愚人以佛氏常淨常
不動于天地未闢之先而于既闢之後不過暫不淨
而一動一生焉耳常淨常不動于天地既劫之後而

以吾不劫者暫不淨而又一動一生焉耳嗚呼此其
道爲何道而偕以道言之乎天下有道而一無所用
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間如是者乎其以道而曰
用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間者皆佛氏所生之棄
之一如垢濁之氣非其所爲清淨無上之道也嗚呼
使道而如是以爲道道之絕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
而一無所有焉亦已久矣豈待佛氏始取所有而無
之以自絕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外乎嗟乎道之
爲道一而已矣是道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天曰

誠在人曰純在老氏曰眞曰神在佛氏曰性曰覺命
也性也誠也純也眞也神也性也覺也統而言之一
道而已言天之命卽言誠者天之道也其道爲不已
言人之性卽言純者人之道也其道爲不息此皆以
道言非兼氣而言之也氣之生生不已必以道之生
生不已與爲生生而不已者也二氏之所爲神與覺
眞與性猶吾之所爲命與性誠與純也其爲道也亦
猶是不已者也不息者也不以動而不已不息不以
靜而不已不息者也不以生而不已不息不以不生

而不已不息者也今二氏之道一歸于靜則已矣息矣一歸于常靜則已而又已息而又息矣及其靜而不能不一動焉是已矣而又不已息矣而又不息其爲道也是已之息之之道是不已不息之道乎及一動而不能不復靜焉是雖已于靜外而終不已于靜中雖息于靜外而終不息于靜中其爲道也豈非動而不可言已言息之道非靜而可言不已不息之道耶然則二氏之所爲道者亦徒所爲氣而已矣老氏守是氣而存之即爲守是道而有之佛氏離是氣而

有之徒以離是氣即爲有是道而有之耳彼又烏知道爲何道哉由是言之人謂老氏言道能于天之先言之吾謂其徒能于天之後言之耳彼止能言失道而後有德失德而後有仁由今日而追論乎未有德未有仁之先以爲天之道本無德無仁而聖人强起而有之惟吾能知未有天地之先道尚從無來又安豈曾一經無一言是道是德有所爲德所爲仁乎此可謂知有天之先必有是道于其先不可以無言有天之後必有是道于其後不可以無言者耶亦徒以先後分天以有無分道自爲

老氏能言獨得之道而已人謂佛氏言道能知以其道離陰陽而言之吾謂其徒知離陰陽別爲道而言之耳彼止能言有色相而空色相有心性而空心性四十二章無一字及心性亦由今日而追論乎未有色相未有心性之初以爲天之道本無色相無心性而聖人強起而有之惟吾能知本無陰陽之初道尚存于無又安有所爲心性所爲色相乎此可謂知道不離氣而可言有離氣而不可言有道不離氣而可言無離氣而不可言有弁不可言無者耶亦徒以色相與心性分有無以有氣

之心性與無氣之心性分有無自爲佛氏能言獨得之道爲而已嗟乎二氏之自以爲道者如是又安得不舉天地萬物悉歸於混沌之初寂滅之界乃始得而有其無之之道哉豈其無之道是眞欲舉天地萬物而無之哉又不過爲一己之長生不死長死無生以無之心者并欲舉天地萬物終歸烏有惟彼二氏長生不死長死不生而言之耳乃天下之人無智愚賢不肖不論其爲是爲非莫不信而從之吾子猶以二氏能以精進之力於吾道求之生爲君子死爲明

神言之不已過乎

究極二氏言無非見根源一一剖析之而後吾天地生生之道萬古常存于天下天地鬼神先聖後聖無不共鑒之矣此桂山論成爲文以告聖廟亦求共鑒此苦心耳